

不服就干的硬气

■许宏林

周日下午，与妻子看了电影《飞驰人生3》，走出影院心情久久不能平复。赛车引擎轰鸣犹在耳畔，与银幕外的现实交相浮现，一连串的叫问随之而来。影片以“沐尘100”汽车拉力赛为舞台，把资本的冰冷算计、规则的明暗博弈、个体的忠肝义胆展现得淋漓尽致，用一场以弱胜强、以劣胜优的悲壮逆袭，让我们每一位普通人明白：就算世界跟你玩脏，也可以用不服就干的硬气，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。

电影最戳心的，是直白呈现了资本运作的“脏”。在资本的碾压下，个体渺小得像赛道上的一粒尘土，却也倔强得像一株雪莲。天梯集团以“为国争光”的光鲜名义，邀请主人公张驰出任“国家队”主帅，看似是对实力的认可，实则是精心布置的局。张驰以为登上了实现梦想的天梯，殊不知踏入的是资本设下的牢笼。参赛名单早已内定，

选拔规则是块遮羞布，公开选拔是走个过场，训练成果被悄无声息榨取。这是资本用资源筑墙、用规则设卡、用利益洗牌，把个体的努力和天赋轻贱为可替换的“零件”，把纯粹的热情和技术异化为可交易的“筹码”，他们要的不是公平竞争，而是一个好用的棋子、一个背锅的替罪羊。主人公是不幸的，成为资本博弈的牺牲品，被算计、被抹黑、被抛弃，从万众期待的主帅跌落成一无所有的平民。主人公又是幸运的，身边有三位志同道合的铁杆兄弟，愿拼尽家底、倾尽全力，陪他在泥泞里重振旗鼓。没有顶级赛车，就靠手搓装备；没有技术支持，就靠经验打磨；没有资本撑腰，就靠一身孤勇。他们认准一个理“不服就干”，这种硬气是普通人对抗不公最有力的武器。

电影最深刻的，是个人与资本的较量里最勇敢的模样。天梯集团用资本定义规则，用数据操控结果，把普通人的奋斗逼到死角。在他们的逻辑里，利益高于一切，资

本决定胜负，个体的坚守与热爱服从资本的需要。主人公张驰的团队则用行动反驳，真正的胜利，从不是会议室里的暗箱操作，而是赛道上的全力以赴；真正的力量，从不是资本堆砌的优势，而是刻在骨子里的不服输。他们以草根之身，对抗体系之强；以血肉之躯，对抗算法之冷；以赤诚之心，对抗利益之脏。决赛场上，赛车故障、视线受阻、险象环生，他们依旧咬牙向前，把每一次漂移都做到极致，把每一段路程都拼到极限，把每一秒时间都掌控在手。最终个人组夺冠，不是偶然的运气，而是不服就干的结果。当精神力量为人生掌舵，当个人技能练到炉火纯青，再脏的套路，再强的壁垒，也挡不住一心向前的人。

电影最生动的，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写照。现实中，我们都遇到过困境，诸如没有背景靠山，没有资源加持，努力可能被无视，实力可能被埋没，公平可能被扭曲。有人在不公中沉沦，有人在算计里妥

协，而电影主人公张驰用行动告诉我们，缺少资源不是放弃的理由，遭遇困境更不是躺平的借口。没有伞的孩子，更要努力奔跑；没有靠山的人，更要自己成为山。资本可以操控一时的规则，却操控不了长久的实力；可以垄断一时的资源，却垄断不了心中的热爱。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，那杆秤叫公平正义，叫凭本事说话。电影的逆袭看似悲壮，却道出最朴素的真理：人间正道是拼搏，心里有光，便不惧路暗；身上有技，便不怕局脏。这世上从来没有轻而易举的成功，所有逆袭的背后，都是不为人知的付出；所有的光芒背后，都是咬牙扛住的倔强。没有资源，就用努力弥补；没有平台，就用实力开辟；被人玩脏，就用干净赢回来。

电影《飞驰人生3》是一个普通人的不屈史诗。人生纵有世事浑浊仍坚守初心，纵有前路艰险仍不服就干，以热爱为舵，以奋斗为帆，不卑不亢、一往无前，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飞驰出最耀眼的轨迹。

石磨摇香，元宵忆长

■汪树明

每到元宵节，我总会想起母亲亲手磨的元宵。

“磨磨磨，磨糯米，糯米粉儿白如雪。”母亲左手轻推磨盘，右手缓缓添料，嘴里哼着那支古老的歌谣。那盘刻满岁月痕迹的小石磨，从不见半点老态，反倒像个温顺的孩子，跟着母亲的手一圈圈转动，“吱呀，吱呀”，轻声撒着娇。磨盘上方投料的小孔，又像孩童张开的小嘴，乖乖等着母亲一勺勺喂入糯米。洁白的米粒在石磨间慢慢碾压，化作细腻柔滑的米粉，从磨盘边缘细细淌下，清清淡淡的米香，一下子就漫满了整个屋子。

其实那时家里还有一盘大磨，可母亲偏要守着小石磨，慢慢磨上一上午。她说，只有一把一把亲手磨出的粉，做出来的元宵才够香、够糯，够有味道。

元宵的馅，是猪板油拌上黑芝麻。猪板油是过年前就准备好的，芝麻是秋天自家田里收的。炒熟的黑芝麻油光发亮，母亲用瓢盛出，摊在桌面上。她握着枣木擀面杖，一下一下轻轻碾过。芝麻粒儿调皮地躲闪，终究还是被稳稳压住，细碎的噼啪声响起，像春冰初裂，又像远处零星的爆竹声。重压之下，芝麻慢慢绽开，渗出温润的油脂，香气一点点升腾。

那香气绕着擀面杖，缠上母亲的手腕，钻进袖口，在厨房里缓缓流淌，漫过橱柜，爬上窗棂，再从门缝里飘出去，飘向巷口，飘进邻里的鼻尖。碾好的芝麻面，母亲拌上红糖，先盛小半碗给我。我捧着这碗香甜，得意地跑去找小伙伴炫耀。

包元宵时，一家人围坐在小桌旁。母亲揉好米粉，熟练揪下一团，搓圆、按出小窝，放入馅料，轻轻收口，再在掌心缓缓转动，一颗圆润小巧的元宵就成了。她一边包，一边教哥哥姐姐：面团要捏成小碗状，馅不能多也不能少，收口要像包包子一样打褶，褶好再用双手搓圆。可米粉总不那么听话，大家弄得满脸白粉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欢声笑语里，一盘元宵有圆有扁，却个个裹着童真与欢喜。

父亲早已烧好一锅沸水，水花翻滚，像我们雀跃的心情。母亲顺着锅边，轻轻滑入元宵。白生生的元宵在沸水里浮浮沉沉，面皮渐渐透明，隐约透出内里黑亮的馅。她用柳编的漏勺缓缓搅动，热气氤氲中，母亲的笑容温柔又明亮。

元宵出锅，热气腾腾。我总抢着站在锅台边，第一个端碗，迫不及待夹起一颗，吹一吹就送进嘴里。软糯的外皮裹着香甜的馅，在口中轻轻化开，甜意从舌尖漫到心底。我狼吞虎咽，全然顾不上烫，只一心沉浸在这独有的香甜里。

如今，母亲已离开十多年，老屋不在了，那盘小石磨也不知去向。可每到元宵节，我总会梦见母亲推磨的身影，听见石磨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，闻到满院芝麻香。只是，再也吃不到那样一碗小磨元宵。

后来的元宵节，我们年年买元宵，馅料再多，口味再全，也吃不出当年的味道。我慢慢懂得，我们念念不忘的从不是元宵本身，而是藏在粉香、馅香里的母亲的味道，是母亲一生默默的爱。

旅行是种“瘾”

■华智慧

有人说，旅行不过是从一个自己待腻了的地方，去到一个别人待腻了的地方。可我们依旧一次次选择奔赴，只因“寻常的日子”太过平淡，而“远方的世界”永远藏着不期而遇的心动。或许正是这寻常与未知的落差，让旅行成了刻在灵魂里的“瘾”，令人欲罢不能。

春节假期悄然落幕，当行李箱的滚轮，从两千多公里外的天府之国成都，缓缓停在自家门前，一段旅程便轻轻按下了暂停键。可明明身体早已归巢，灵魂却还流连在旅途的风里——大熊猫的憨态可掬、三星堆的神秘文明、都江堰的古人智慧、春熙路的喧嚣繁华……这时才忽然明白，大概这便是旅行的“瘾”——还未真正告别，便已开始想念。

大概三年前，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：每个假期，至少出去旅行一次。时至今日，已走过二十余次或长或短的旅程。回忆起来，每一次出发，总在启程前的那一晚最激动；每一场归途，都在返程的那一天最疲惫，如同一条温柔的抛物线，当终点回到生活的时候，一切似乎又重归平静。可即便带着疲惫与些许遗憾返程，心底却依旧盼着下一次出发。

细数走过的每一处风景，既有都市霓虹的繁华，也有山川田园的质朴，偶尔也会任性一场，说走就走，不问归期。于我而言，旅行是短暂逃离现实的乌托邦，装得下无边的旷野，也盛得满无尽头的自由。可当旅途结束，重回日常，就像午夜过后的水晶鞋，魔法突然消失——现实的压力和不愿面对的问题依然在原地，短暂的逃离并不能解决生活中的一地鸡毛。但，这又何妨？

我也曾反复追问，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走过一程又一程，终于慢慢懂得：旅行本身，并不会让生活立刻变好，但却为我打开了一扇窗。让我看见更辽阔的世界，遇见不同的人，感受不同的烟火，了解不同的文化，在别处的生活方式里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。山川湖海，异域风情，旅途的美食美景固然让人流连忘返，但真正可贵的，是某时某地，灵魂与风景不期而遇的共振——那瞬间的震颤，是生命里可遇而不可求的际遇，足以温暖往后漫长岁月。

那些旅途中的闪光瞬间，总能化作前行的力量：在南京明城墙触摸岁月留下的痕迹，在青藏高原奔跑着追逐雄鹰的翅膀，在北京什刹海的冰面上肆意欢笑，在成都锦江畔静赏千年流淌的蜀地风韵……这些细碎而温暖的光芒，总会在困顿的时刻，悄然支撑我穿越人生的低谷。

旅途从非一帆风顺，总有意外如石子硌痛脚步：青岛连绵七日的阴雨，故宫门前一票难求的遗憾，西湖边苦等许久的游船……可当岁月褪去懊恼，那些“不完美”竟也成了旅途的别样注脚。那些拥挤的人群、漫长的等待、突如其来的风雨，看似狼狈，却在不知不觉中，打磨耐心，拓宽眼界，让我学会与遗憾和解，学会在不完美中寻找美好。旅行，是生活以另一种姿态，雕琢着更从容、更坚韧的自己。

人生如一本厚重的书，每一次旅行，都是独一无二的篇章。当我把照片一一归档，把回忆妥帖珍藏，那些“当时只道是寻常”的风景，经过岁月沉淀，终会变成心底最珍贵的宝藏，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生根发芽，温暖时光，绽放成“灯火阑珊处”的顿悟。

这旅行的“瘾”，是灵魂的渴求，是生命的诗行，是永不停歇的向远方的奔赴。这种上瘾的执念，唯有下一场旅途才能治愈。我始终相信，出发，永远有意义；探索，从没有尽头。人在旅途，见天地，见众生，终将遇见更丰盈的自己。

马年寻鲜记

■马蓓芬

嘉兴人的年夜饭，有一道菜雷打不动——荠菜肉丝炒冬笋。它既不算山珍，也非海味，却是家家户户的年味底线。那一口清鲜，胜过大鱼大肉，仿佛是从田野里吹来的一缕春风。

小时候，年三十上午，母亲照例把那盆荠菜推到我面前。妹妹弟弟年纪小，早跑出去放鞭炮了，我只能认命地埋头挑拣。一坐就是两三个钟头，手指头冻得通红，根根黄叶、杂草，一点点剥离。抗议是没用的，父亲一个眼神，就能让我把话咽回去。

那年练出的“童子功”，让我从此能认出哪棵荠菜是野生的——那种匍匐在地、深深浅浅的绿，是泥土里长出来的生机，不是大棚里种植的假模样。

荠菜，古人叫它“天然之珍”。苏东坡说它“虽不甘于五味，而有味外之美”；陆游更是夸张，说“手烹墙阴荠，美若乳下酥”。我想，这“味外之美”，大约就是它那股子清野之气——任凭鸡鸭鱼肉堆成山，也压不住它那一口带着泥土香的鲜活。

今年是马年。除夕上午，厨房里照例堆满了年货，我撸起袖子准备大显身手，却发现荠菜不见踪影。问丈夫，他指了指菜篮子。我低头一看，让他买荠菜，他买回的是马兰头！

“这能一样吗？”我扔下一句话，就往外冲。

街上静悄悄的，车少人稀，店铺大多关了门。菜场空了，超市里连绿叶菜都找不着。我站在路边，心里一阵发慌——少了荠菜，今年的年夜饭起码有三道菜要泡汤。

正懊恼着，小区门口忽然传来几声吆喝：“野菜要伐？土野菜，今朝挖的！”几个大妈蹲在路边，面前摆着一袋袋绿货。我三步并作两步凑过去，蹲下身子细细翻看：叶



子匍匐铺开，颜色深深浅浅，个头大大小小，根上还带着泥——这不是大棚货，这是真正的野生荠菜！

大妈见我拨弄野菜，急了，“今朝我挑了一上午，才这点，过一会儿就没了！”她脖子上挂着一串二维码，晃到我眼前，“别人卖八块，卖给你七块！”我赶紧扫码付钱，拎起袋子就往家跑，脚步轻快得像捡了宝。

回到家，我把袋子举到丈夫面前：“看！正宗野菜！”又吩咐他，“蛮清爽的，稍许理理就行。”

可往洗菜池里一倒，我愣住了——哪里是“蛮清爽”？分明是从泥地里刚刨出来的，根上裹着大泥坨，叶间夹着泥沙，还有不少黄叶烂叶。这哪里是野菜，简直是泥巴里刨出来的宝贝。

于是，一场“旷日持久”的洗菜战役打响了。

我俩站在水池边，开始分拣。

掐根、摘黄叶，然后一根一根地洗。那泥啊，像是和大妈签了卖身契，死死扒在菜叶的每一道褶皱里。放水，晃晃甩甩，捞出；再放水，再捞出。一遍，两遍，三遍……

盆底总有一层细腻的黄沙，仿佛是从黄河滩涂淘来的。

窗外，天黑成了墨色。楼里飘来邻居家的饭菜香，电视里响起春晚的序曲。我俩像犯了错的小学生，埋头在水池边，一遍遍和泥沙较量。手指泡得发白，腰酸了，腿麻了，好几次忍不住苦笑——是被忽悠的苦笑，是上了年纪还要逞能的苦笑，也是“为了吃不要命”的苦笑。

春晚的机器人大显身手时，最后一株荠菜终于洗净，沥干水分，躺在篮子里，碧绿生香，散发着田野的清香。那一刻，我几乎落泪——不是感动，是累得慌。

冬笋切细丝，肉丝浆好。起油

锅，先煸冬笋去苦涩，再滑肉丝，最后倒入荠菜，快速翻炒。只听“刺啦啦”一声，那股清鲜之气猛地蹿起来，直冲脑门。撒盐，出锅，装盘。

零点整，马年到来的钟声敲响。餐桌上，一盘碧绿的荠菜肉丝炒冬笋端了上来。我夹一筷子送进嘴里——所有的抱怨、疲惫、后悔，瞬间烟消云散。

这是春天的味道，是田野的泥土味，是小时候挎着篮子跟在母亲身后挖野菜的味道。清甜里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苦，鲜嫩中藏着一股野性的韧劲。冬笋的脆，肉丝的滑，荠菜的鲜，三者舌尖上跳了一支圆舞曲，齐齐滑入喉咙，在胃里开出一朵花儿来。

这一口鲜，是我这辈子吃过最费工夫的野菜。可正是这一口，成了记忆里最难忘的年味。它让我明白：有些味道，值得用时间去换；有些年味，再麻烦也要守住。

乡情大礼包

■姚孝平

我在城里，若手机铃声响起，显示是老家阿达爷爷，一准是好事，内容却往往只有一句话：“某某家发了个大礼包，你有空来拿下。”

放下电话，我来到阳台，向东南方眺望，那是老家的方位。在我们这个只有42户人家的小村坊上，凡遇订婚、祝寿、上梁等喜事，主家都会上门给每家分发一份喜礼（俗称“大礼包”）。红色的礼袋上，印着“吾家有喜”之类的字样。里面装着枣子、巧克力、果冻、喜糖、蛋糕、薯片等物品，一般有几样，基本是小包装，最上面是生的饭圆和熟的松糕。凑足八样，寓意吉祥。包装都很精美，透着喜气，如红枣的外包装上印着“枣生贵子，好事花生”八个字，取谐音，寓意“早生贵子，好事发生”。这些东西，都是在喜铺买的，要哪几样自己挑，然后在家组合好，凑成一份。物品老少咸宜，

可当零食，也能充饥；既可自己吃，也可送人。

分发大礼包，整个村坊都洋溢着喜气。比如订婚，主家笑盈盈来到家门口，村民拿到了，一边表示感谢，一边还要询问定的是哪里的小伙或姑娘。比方祝寿，有的还要感叹下岁月的流逝。前年，邻居阿丽突然来发大礼包，说是她爸爸66岁祝寿，我听了很惊讶。我是常看见她爸爸的，在我家门口的的小路上来来去去，走路风风火火，还上着班，怎么也看不出都66岁了。印象中，他还是个声音响亮的小伙子呢。经常遇到的人，不会发觉岁月在他（她）身上留下的痕迹。

也有几户人家是空屋，都搬到了城里。虽不能经常见面，但大礼包不能少，主家就把东西交给其邻居或本家，让他们通知来自取。

一份礼包，值不了多少钱，却蕴藏着丰富的乡村信息。原先，农村不富裕时，遇喜事，往往

只给村民分一块松糕甚至不发。现在村民生活从小康走向富裕，也舍得分了，而且分的东西多了，品种丰富了。以前只分半个村坊，这几年，整个村坊每家都分到了，一家都不少。毕竟，都在一个村坊生活着，有喜事每家都尝尝甜味。一个大礼包，让全村坊的人都感到暖暖的。

现在，村民之间见面没以前多了，很多年轻人住到了城里，缺乏信息沟通。大礼包把某家的喜事信息传到村坊的每个角落，传到城里，传到每个村民的眼里、耳中。村民看见了，一定会问这是谁家分的，打听一下。即使不认识喜事的主角，也一定会认识他（她）的父辈、祖辈、曾祖辈。我们的祖先，曾经都是兄弟。

不管你不在老家住，无论你的户口在哪里，不论你是贫是富，只要你是姓姚或姓徐，就有资格得到这个大礼包。这是一个平等的礼包，认的是你是本村坊村民这一

身份。大礼包包裹着浓浓的乡情，勾起村民美好的回忆。望着大礼包，那些曾经的岁月浮现在眼前，我们曾经在这一片土地上一起养蚕、采菊花，在同一个时间里打年糕、酿米酒，在同一个夜晚看《西游记》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在同一片天空下叫喊、欢笑、奔跑。我们听着同样的鸡叫起床，看着同样的日落收工，一起度过一个又一个春秋，熬过一年又一年冬夏。

对农户来说，大礼包是一堆吃的东西，却在某个寻常的午后触动你的心灵，给你平淡的日子点缀些颜色；对分大礼包的主家来说，这是人生大事、喜事生动的见证，是生活的分水岭。

岁月变迁，生活变动，原本都挤在狭小空间里，做着重复单调农活的村民，如今时空宽了，路广了，彼此交集少了。但是，乡情是割不断、难舍弃的。也总有一些东西，在默默守护着平淡朴素岁月里酿成的浓浓的乡情。